



清明时节的思念

□罗毅

甲辰年农历二月十九，必然会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沉重的一笔。马识途、齐邦媛，两位当代文学大家，以百岁之躯驾鹤西去，给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带来缅怀的哀思。

我出身行伍，学养粗鄙，于文学、书法是门外汉。多年以前，有习作在重庆黔江内刊《武陵山》刊载。接到样书，端详封面上的刊名，以沉稳、厚重的隶书标榜，遂知道书家马识途的名字。至于坊间称颂的《清江壮歌》《夜谭十记》等著名小说，却是闻所未闻。直到取材于马老故事题材的电影《让子弹飞》问世，才知晓旅居成都的革命家、文学家、书法家马识途先生，是籍贯重庆忠县的一代方家。

惊闻马老先生在110岁上仙逝，后学在艳羨老人高寿的同时，只能无奈地鞠躬作揖，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稍微晚些时候，齐邦媛教授在宝岛离世的新闻又从网络上传来。我内心极度失落。相同的日子，两位文学大师齐齐远行，是命定的吗？

十年前，拜读那一本25万字的家族传记《巨流河》，我首次接触到台湾文学。因那一部直击灵魂的大散文，我记住了先生的芳名。

作家客居宝岛，于81岁时动笔创作，以一个女性的视角，从波涛滚滚的东北巨流河，写到深邃无尽的台南哑口海，描绘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时代风云。作品历时四年，方才杀青。

阅读《巨流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品的前半部分。爱屋及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竟傻傻地一次次“对号入座”。

我步入重庆南开中学，寻访书中场景——两位书信寄情的少男少女，在1943年的夏天相见了。“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音。”但理智的张大飞瞬间松开了双手，催她快走，生怕双方陷进情窦初开的漩涡。对此，齐邦媛感念，“这一年的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年春风远矣。今生，我未再见他。”

其实，张大飞、齐邦媛同为东北子弟。张父被日本人浇油漆酷刑烧死，大飞流落关内，成为齐邦媛哥哥的同学。齐母对烈士遗孤视同己出，照料有加。命运让张大飞与齐邦媛不是兄妹胜似兄妹。投身战场后的张大飞，生命中最大的慰藉，就是给妹妹写信。正如齐邦媛在那封未来得及寄出的信中所言：“我们是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平行线。你的成长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26岁那年，张大飞从陕西驾机飞往河南信阳空战，殉难他乡，“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1999年，75岁的齐邦媛老人来到南京，前往航空烈士公墓祭奠。在黑色碑林中找到“张大飞，上尉”的名字时，先生老泪纵横，诀别五十多年的谜底终于揭开。还有什么可以言说？尘归尘，土归土，无语凝噎，唯有泪千行……

曾经，我与家人随团旅行台湾宝岛，行走至台南垦丁，我执意去往宝岛最南端的鹅銮鼻，寻找灯塔下的哑口海。面对大海汪洋，回想齐家从巨流河到哑口海，一路风雨艰辛，人生飘摇不定。试问狂风恶浪至此，为何会消音灭？

因为作品的缘故，我记住了齐先生是1924年辽宁铁岭生人。甲辰年春节，旅行川西，突然想起老人已是百年寿仙。冥冥之中，携家人择道乐山。我要寻访先生念大学的地方，试看能否还原书中场景。

那一天，暖阳高照。穿过乐山棂星门，我虔诚地走进整饬一新的文庙，于大成殿旁的庑殿“密室”，静坐官帽椅，感悟当年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在此接受朱光潜、吴宓等大师耳提面命的幸福时光。那可是战火纷飞的年月哟，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在王星拱校长的带领

下，大师们教书育人，弦歌不辍。年轻的学子，本是心向昆明的西南联大，命运却安排她在川江上航行，来到乐山接受高等教育。在这里，教务长朱光潜赏识学生齐邦媛的英文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含泪教授英诗课，让众多弟子如痴如醉地背诵雪莱、济慈的诗歌，从此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

齐邦媛何其有幸！在外敌入侵、头顶日机轰炸的年代，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正规教育，实在让人唏嘘不已。重庆南开中学六年，在张伯苓校长庇护下，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让其“智勇纯真、文质彬彬”。武大四年，朱光潜的英美文学、吴宓的文学与人生、袁昌英的莎士比亚，让其养成深沉内敛、温婉洁净的品质。文学，让其一生受用不尽……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那个温婉、和蔼、高贵的人去了。祖国宝岛，终成台湾文学推手齐邦媛教授的埋骨之地。

清明来临，为两位远行的文学大家送行，祝愿两位以文学照亮人生的大师一路走好！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主席）



能懂的诗

经济作物 (外一首)

□巴山狼

是的，我一直在寻找词语
来赞美那金黄的精灵
大片大片的啊，有芬芳的气息

没有玫瑰的浓艳热烈
也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
它们只千年如一日地固守着金黄
固守着在那个季节的期盼

哦，想起来了。它曾替我
交了好几次学费，还买回笔和本子
父亲口中，它叫经济作物

油菜花

不去看油菜花
不是因为那大片大片的金黄
没在躁动的季节心动
只因那细小，又轻柔的花瓣
一直在童年里簌簌地落

落在放学后的下午
那些花瓣就开始飘飘洒洒
从油菜花田里钻出来
花瓣就飘落在头顶
而每株油菜花齐胸以下的叶子
都被薅进了背篓

回家时，背篓里的猪草满当当
母亲就会在晚饭时扬起
轻松的笑
(作者单位：重庆市铁路中学校)

书讯

《笔尖觅迹》电子书出版

《笔尖觅迹》于2020年7月1日面世，全书设有翰墨礼赞、刀笔诗画、艺文述评、以艺寄情、媒体助力等8个栏目，共计20余万字。该书由渝生、章权、忠民通力合作推出。4月1日，全新推出凝聚作者智慧的电子书（亦有纸质书），以满足读者多方面需求。
(静思)

干花椒？
梁书记自豪地告诉我们，花椒挂果第一年就卖出了3万多斤。因为阳光充足，海拔较高，花椒品质非常好，光是本地火锅店都供不应求。
三月是花椒开花季节，那一簇簇翠绿小花透出沁人心脾的香味，仿佛漫坡成了一口巨大的火锅，飘满花椒花的清香。

板栗坪花椒园有10多名群众在除草施肥，社区告诉我们，平常在花椒园务工的有30多人，摘果时有上百人，在池海务工的有20多人，社区留在家里的困难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找到事情干。

社区群众涌上来，大家兴奋地告诉我们，花椒基地是社区集体的产业，大家都会把心思花在这方花椒园，坡下是波光潋滟的池海公园，头上是高远的蓝天。山风吹来，沁人心脾，这就是新袁人的绿水青山梦，金山银山梦。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主席)

新袁坡上的风景

□文猛

“弹丸之地，山中渔乡”。因为美丽的浦里河，曾经的弹丸之地重庆市万州区弹子镇成为人们周末奔赴乡村的热门之地，古桥、琴桥、公路桥，戏水、钓鱼、摘鲜果。人们奔赴的是著名的弹子坝，坝是阳光充足的地方，坝是庄稼生长的地方，坝是黄土最疼人的地方，坝是山中最富庶的地方。在浦里河两岸，自古就有“坝下”“山上”的说法，坝下是富庶的代名词，山上是穷苦的代名词，嫁女一定会嫁坝下。

新袁社区是弹子镇的一个大社区，守望着浦里河，那只是远远地俯瞰，听不见波浪声，闻不见两岸稻花香、油菜花香。新袁在坡上，阳光充足，但坡上没有溪河清清，“山坡石坷垃，红苕洋芋芭谷耙”，这是新袁坡上唱了很多年的歌谣。坡上也有很少的梯田，可惜没有坝下那样的丰收。

让新袁坡上也有风景，让坝下游客上坡来。2016年，新袁社区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镇上就把原新袁乡政府的几间房子借给社区，大家在会议室里讨论了好几天，一个共同的心愿达成，先让社区亮起来，给社区一双明亮的眼睛。

社区说的“眼睛”是指长池水库。这是1956年修建的水库，由于没有人经营管理，一汪水漂浮着枯枝败叶，记录着时光的落寞。除了旱季放水灌田浇地，白白蓄着一汪水。

社区书记找到考出去的大学生陈斌，请他给长池水库出主意。

群山环抱着水库，万达古道上的古老驿站，让陈斌心

中一亮。古老的古道，宁静的乡村，起伏的山峦，如诗的湖波，正好可以打造一方心灵的瑶池，让这片长红苕芭谷的山坡也长出诗和远方。

大家就在陈斌带领下，清除水库的枯枝败叶和淤泥，让水域面积一下扩大到1200亩。众山捧湖，湖中有岛。将湖周的500块水田重新开挖，种上荷花，稻田养鱼，让九曲十八湾的湿地一下扩大到6000亩，成为重庆著名的湿地公园，成为候鸟的天堂。为了见证村庄的变化，大家给这片湿地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池海。人们奔赴池海，看候鸟、垂钓、吃柴火鸡、赏荷花，成为人们新的打卡之地，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节目中对新袁社区池海作了专门的报道。

最为受益的还是新袁群众，他们也像池海的候鸟一样，陆续飞回老家，在池海承包水田稻田养鱼种荷花，在家门口挣钱，还能照顾家里的田地，心里别提有多幸福。

池海亮了，但坡还是黄土高坡。早些年坡上零零星星种些庄稼，尽管收成微薄，总没有让坡荒废。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坡上长满了荒草，看着格外让人心疼。

2019年社区又出去找人投资，终于说动一个老板来流转600亩土地种花椒。花椒树苗种下，大家对坡上的未来充满期待。

还没有等到花椒树挂果，老板因为有了新的投资项目，再也顾不上这片花椒地。

为了不让土地再度荒芜，社区把花椒基地接过来，成立新袁社区花椒股份经济合作联社，群众用土地入股，采取社区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他们在驻社区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组的支持下，带领群众到江津、分水、余家等花椒基地学技术。

有了技术，看着坡上花椒树苗壮的长势，大家心里更加有底。除扩大板栗坪花椒基地规模外，又把松包坪、土包寨、校场坪几百亩土地流转过来，社区花椒基地一下达到800亩，修建了两间烘烤房和一间冻库，新袁人走出了一条花椒致富路。

我问社区支委副书记梁远龙，你们去年卖出多少斤

